



#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38/171  
28 April 1983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第三十八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6 2 和 6 6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执行情况

1983年4月2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随信附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给西德（明镜）周刊的谈话全文。

秘书长先生，请您将这一谈话全文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6 2 和项目 6 6 的正式文件散发。

0. 特罗扬诺夫斯基

---

\* A/38/50.

## 附件

###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对（明镜）周刊的谈话

问：在日内瓦关于欧洲中程武器的谈判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的零点解决方案建议以及不久前提出的“折衷方案”不符合于苏联的建议：即将其导弹数减少到西欧中程导弹数水平。在您看来，分歧的实质何在，您是否认为可能达成妥协？

答：日内瓦谈判中所讨论的限制中程核武器问题没有取得解决，对此感到不安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直接了当的说，谈判已陷于僵局。

为什么要开始谈判呢？苏联方面提议进行谈判，并在谈判开始时决心在该地区裁减苏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现有的中程核武器，大幅度地相互降低核对抗水平。可是，美国在日内瓦谈判中的目的却原来是不顾一切地在现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庞大核武库基础上增加新的威力强大的武器，他们想裁减的只是苏联导弹。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日内瓦有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对峙着，我也可以说，这是两种原则上完全不同的态度。早在日内瓦以前我们就遇到了美国人的这条路线。大家知道，美国破坏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避开了一系列已经开始进展或已接近成功的谈判。我要提及的是：美国中断了并至今避而不愿恢复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反卫星系统谈判、限制提供和出售常规武器谈判、限制印度洋军事活动谈判。在这方面我要补充的是，美国至今尚未批准同苏联签订的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和关于为和平目的进行核试验条约。所有这一切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大家知道美国现政府参加日内瓦谈判也是极不愿意的。

对于我们说来，谈判各方之间达成协议意味着为使双方得到满意而磋商问题。而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却好象是不存在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历史和协定条约的惯例。不久以前，华盛顿将明知苏联不能接受的建议改头换面，假惺惺地将它称为零点方

案，这并不改变事情本质，美国政府仍然停留在它原来的单方面立场上，根本不愿意考虑另一方的合法利益，也不愿意达成公正的相互都能接受的协议。每一次美国提出建议时，主要和首先力求达到的目的是损害苏联安全，为其自身利益而破坏业已形成的力量均衡。

这就是日内瓦谈判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对于我们的明确及公正的建议，里根政府忽而提出零点方案，忽而又提出折衷零点方案。不论前者或者后者都是不现实的，并且根本无助于达成协议。为什么？因为它们想裁我们的军，而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一步武装起来。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最近，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面可以听到关于苏联方面不愿意让步的议论。老实说，我们应当在什么方面让步呢？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在现有苏联中程导弹与美国计划运进欧洲的导弹方面达成协议。至于中程武器的其它部分，则美国人断然拒绝。他们说：我们不愿意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全部立场。

他们要求我们假装看不见英国和法国海基和陆基导弹上所安装的400多个弹头，这些弹头是对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而美国人和追随他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它国家代表却把这些英国导弹和法国导弹称为“威慑”力量。就算真是这样。那么就会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可以承认法国和英国有威慑的权力，而剥夺我们有自己相应威慑力量的权力——即同法国人和英国人同等数量的威慑力呢？

他们还借口说，法国和英国的核武器不应当计算在内，是因为这两国的核武器有某种“独立地位”。可是难道这两个国家不再是北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吗？难道他们想隐瞒其核武器是针对苏联这一点吗？法国政府不仅不拒绝，而且相反，狂热的支持美国在西欧部署核导弹，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独立地位”呢！一方面，上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是作为以该联盟全体成员的名义给美国的一项委托而提出的，而另一方面，当计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备时却把英法两国的导弹不算在内，说什么这些导弹是“独立的”。这里毫无逻辑。

请从苏联极其合法利益的角度来看看形势吧：面对这些针对我国的英法核导弹，根据什么理由，根据什么法律要让我们解除武装呢？

很明显，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点，并且永远也不会同意。苏联人民同美国、英国、法国及其它国家人民一样，具有同等的安全权。

他们要我们闭眼不见下列事实，即如果我们接受美国人的建议，美国人可在欧洲地区保持其机场上和航空母舰上的空军不受侵犯，也就是说，保存其前沿基地的运载核武器工具，而这些核武器可命中苏联领土。这些武器的数量不多不少——有数百枚运载器和数千枚核弹头。

破坏进行谈判的普遍准则，不愿意达成相互均能接受的协议还表现在下述方面：美国政府不仅企图使我们在西方，在欧洲解除武装，而且也要在东方——亚洲使我们解除武装。华盛顿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我们——不让我们在苏联的亚洲部分部署我们的中程导弹。这当然完全超出了日内瓦谈判的范围。至于他们在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在远东集中了大量核武器反对我们，则对此美国人闭口不谈。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的报刊上不断出现一些报道，说什么美国打算在阿拉斯加设置中程导弹。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方面不会对此置若罔闻。我现在提及这一点是为了重申一个结论，即美国方面要求苏联遵守他自己看来不打算遵守的事。

人们不仅要问：究竟谁更有理由为其安全担忧呢？

这样提出问题是公平的，尤其是因为苏联已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国家至今仍然坚决拒绝承担这一义务。

问：西方和东方都相互指责对方谋求军事优势。美国人甚至还说，参加日内瓦谈判的苏联代表企图使苏联在欧洲大陆的中程导弹优势合法化。这种大致上的军事均势究竟情况如何？

答：我们知道这种论调。美国军方和政界人士在这方面特别卖力鼓吹。而西方某些别的政治家也不甘落后。这种论调毫无道理。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仅最近一个时期而言，苏联就为了使谈判摆脱僵局向美国方面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了一系

列建议，这些建议的建设性是显而易见的。

提一提我们在日内瓦关于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中提出的建议就够了。现在在欧洲双方约各有1000枚中程核武器运载工具。此外，还有数千枚战术核弹头。如果接受我们的最有深远意义的建议（顺便说一下，西方认为最好还是羞羞答答地闭口不谈），那么在欧洲大陆上将不会有任何类型的旨在命中欧洲目标的核武器，既不会有中程武器，也不会有战术武器。如果这项建议得以实现，那么欧洲、欧洲安全会得利还是吃亏呢？回答是清楚和明确的。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另一项建议。如果我们的建议得到实现，则将会发生大幅度的裁减：每一方的中程武器数量将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我们已在使欧洲彻底撤除这种武器的道路上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最后，假如西方接受我们去年十二月提出的方案，那么苏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各方只剩下162枚导弹，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面英国和法国的现有导弹数量。此外，各方还将剩下138架中程飞机。我要强调指出，这些数字也不是绝对的。还可以在相互的基础上加以削减，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同意这样做。

所有这些苏联建议仍然有效。它们充分保证了真正平等和真正的力量平衡。

哪里还谈得上苏联谋求军事优势呢？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在于西方所强加的军备竞赛超过了谈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为进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理智告诉我们有必要冻结各方的核武库。在未找到其他解决办法之前，这样做是最明智的。我们建议冻结中程武器，同时也冻结战略武器。这在我们看来只是第一步。有人反对我们，他们说：本来应当谈裁减问题，为什么要冻结呢？讲得倒很好听，但不幸的是，一方面鼓吹裁军，另一方面却扩军。结果是既没有冻结，也没有裁军。

将苏联和美国对限制和裁减军备的其他问题的态度相比较，其差别也是同样惊人的。

我已经讲到，我们所承担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义务。假如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拥有核武器的成员国都能作一个同样的声明，那么全世界人民都可以松一

口气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但是我们的倡议碰到了一堵沉默的墙。

再举一个例子。西方至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间签订互不使用武力及维持和平关系条约拒绝响应，这应如何解释呢？对这一点很难找到有道理的解释。

再让我们看看双方在战略武器谈判中的表现。比较一下双方的立场。我们主张对战略运载工具总数毫无例外地加以大幅度削减，减少四分之一以上。上述运载工具上所装的核弹头也将裁减到同等水平。可是美国坚持主张的是什么呢？美国只是空谈裁减，实际上却在大幅度地、简直是“急骤地”扩充其战略武器。仅远程巡航导弹一次将计划增加12,000多枚。我还想援引从华盛顿得到的最新消息：总统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新的计划——在最近几年内进一步发展大量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疯狂的军备竞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名称。美国正在积累和计划使用化学武器这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也不是秘密。这种武器已运进欧洲，而美国正在加速研制新的破坏性更大的化学武器。而我们则建议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完全销毁这种武器。看起来似乎这里没有问题，也不可能有问题。但是在美国及在西欧有一些人却在称赞这种武器的“益处”。

我不能不对监督削减军备问题说几句话。有人说，苏联反对监督，所以很难同苏联达成协议。德国有句形象的成语：这是一顶“旧帽子”，这是一种陈词滥调。监督对于我们说来同对于其它国家一样重要。我们对监督问题的态度是有的放矢的，并不是只作一般性声明。我们的这一态度反映在限制战略武器各项协定中。我们在监督问题上的政策是有长远意义的——直至确立全面彻底的监督，那时就会发展到全面彻底裁军。我们反对把监督问题变成谈判的绊脚石。

这就是实际情况。我仅仅举了几个事实。这样的事实还很多。然而从上述事实即可看到，苏联在裁军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而美国又采取什么立场。

现在请大家自己判断，究竟是谁在谋求军事优势，究竟是谁主张对等，主张降

低军事对峙水平。

问：美国总统里根打算在1987年以前的时期内把军费开支增加到十分庞大的数字——160,000,000,000美元。它计划制造“MX”型洲际导弹、“潘兴——2”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在宇宙中部署反导弹系统，该系统将使美国成为不可攻破的国家。对此您打算采取什么对策？

答：最近里根政府的官员们在受到军国主义、侵略野心等揭露时，往往装出受欺侮的样子。也许对某些政治上幼稚的人这种姿态可能发生一点作用。看来这也是他们的原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看看事实。事实说明，美国已走上全面展开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道路，把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到了极点。

具体地说，我所指的是华盛顿所宣布的制订大规模高效率反导弹防务计划。这一思想的冒险性和危险性在于：他们预计不会受到惩罚，他们预计进行第一次核袭击以后可以使自己免受报复性打击。这样就已接近于跃跃欲试地去按动发射电钮。这就是美国新军事理论的主要危险。这种理论只能使世界更接近核灾难。结果是：一面谈论防务，而在实际上却正在破坏整个限制战略武器过程。

全世界有权威的科学家都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让苏联和美国的学者和这一方面的专家见见面并讨论一下建造大规模反导弹防务系统的后果。让科学界讲讲有份量的话。

越来越清楚的是，美国军事准备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研制在宇宙中进行战争的手段。他们想带着武器到宇宙中去并从那里向人类发出威胁。绝不能允许发生这种情况。宇宙应当是和平的。我们建议缔结关于在宇宙中不安置任何类型武器的国际条约。我们相信，还应该更进一步：就禁止在宇宙空间使用武力及禁止从宇宙对地球使用武力达成协议。

在没有军备竞赛的地方不发起军备竞赛；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的地方停止军备竞赛。这就是我们立场的实质，这就是我们在谈判中所遵循的路线。

苏联今后仍将始终一贯地寻找并力求找到同美国方面的共同语言。我们原先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如果美国政府能就某一个问题的建议，那么我们一定会加以积极研究。

问：联邦总理科尔不久打算访问莫斯科。您如何评价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的前景，如果科尔政府实行所谓足够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您是否认为有合作的可能？

答：苏联和联邦共和国的和平及求实合作是欧洲和整个国际生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我认为维护这个因素既符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也符合苏联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有良好的基础。这就是莫斯科条约和其它一系列我们两国70年代缔结的协定。还有在各方面实际合作中共同积累的经验。

在苏联，人们正在期待科尔总理的访问，关于这次访问已达成了原则协议。我们希望，在访问过程中我们将能够巩固我们两国关系中现有的积极因素并制定今后的前景规划。

与此同时，我们在评价我们两国关系前景时自然不能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布署美国新导弹的计划视而不见。

请你们自己想一想，假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变为对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核袭击的战场，那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何等损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将会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本身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我要重复一遍，苏联坚决反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变。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我们提出另外一个办法，这一办法既会加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安全，也会加强苏联的安全，并能使我们两国在加强欧洲和平和世界和平方面成功地合作。

\*

\*

\*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我很高兴有机会同苏联最高领导人会晤并进行谈话。我们已经编写了几个问题并已得到对这些问题的书面答复。我应当说明，在我们见面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您的答复全文。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否将正式把答复全文交给我，或者可以认为答复全文已经交给我了。

安德罗波夫：我愿意把答复全文交给您。我认为，这是最合理和方便的办法。这样做对您是否合适？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当然可以。谢谢您。但是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想请您允许我在这里再补充提出几个问题。

安德罗波夫：请。

鲁道尔夫·欧拉格斯：在西方常常可以听到一种讲法，说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没有向现在所计划的那种速度发展军备，而在此期间苏联却积极扩充其军备。结果，根据这种讲法，在70年代里苏联军备增长了，而美国军备却削减了。

安德罗波夫：这种讲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美国人特别起劲地散布这种言论，帮助美国人这样做的还有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我没有专门准备答复这一问题，但是，要证明您所提到的言论不符合事实是很容易的。假如从头说起，那么请允许我提醒大家：不是苏联发明并首先用原子武器来武装自己的。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武器，而美国人有这种武器，并企图对我们及全世界进行讹诈。我们不得不迎头赶上。过了若干年以后，苏联也有了原子武器。我们是被迫这样做的。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1977年苏联最高领导自己曾承认，双方在军备方面存在着大体上的均势，难道不是这样吗？

安德罗波夫：是的。但是我还没有回答完您的问题。如果接下去看看各阶段事态发展，那么事情确实如此。美国开始加紧改进其核武器。美国从单体弹头过渡到生产盒式弹头。于是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后来美国人发展多弹头分

导导弹武器。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然后，美国开始在其潜艇上安装 RGC 式导弹，而我们那时还没有这种导弹。结果，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跟着他们做。

大体上的均势是存在的，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存在着大体上的对等。

因此，事情一直是这样发展的：在扩充军备方面我们只是跟着美国人走，而不是相反。而且，在追赶美国的同时，我们一直建议停止这种竞赛，建议双方冻结军备水平并向裁军过渡。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赞成。

如果现在讲到目前状况的话，那么当然由于采用各种方法和态度，可以不同地对待其评价。例如，美国认为，如果将其核武器安置在潜艇上，则其核武器将更不容易受到攻击。美国就这样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海上强国。我们是一个大陆强国，我们的大部分核武器是部署在陆地上的。而现在美国人则建议——让我们削减部署在陆地上的核武器，把海基导弹先搁置在一边。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办法。我们方面认为，双方现有的各种类型核武器均应计算在内，并建议各方进行均衡的削减——直至最终全部销毁为止。

至于双方力量对比的详细资料，则不久前我国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已对此问题作了公开讲话，他列举了详细资料和数字。您只要看一看这些数字，您就会相信，我在这里对您讲的是不怀偏见的。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西欧有许多人认为，对他们造成特殊威胁的是 SS-20 型苏联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新的极为有效的武器。

安德罗波夫：其实，在您收到的问题答复文本中，对这个问题已作了说明。不过还可以再补充以下各点：我懂得，欧洲人民感到忧虑，甚至不安。我们主张消除这种不安的原因。我们曾提出各种方案。我们曾提议完全从欧洲撤出一切核武器，包括中程武器和战术武器。可是美国甚至没有答复我们的这项建议。美国继续顽固地提出所谓“零点方案”，对于这个方案这里甚至不值一提。我们已

经多次揭示了这个方案的真正实质。所以说，在对现状感到忧虑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没有分歧。可是，美国想在西欧领土上部署其核导弹，把你们——西德人、比利时人、荷兰人都变成它的人质。我们反对这样做。我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或者可以完全消除相互威胁，或者可以大大缓和现有的紧张局势。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苏联曾声明，如果日内瓦谈判不能取得积极成果，而美国导弹最终将在欧洲部署，那么苏联将在离美国领土同等距离的地方部署其导弹。总书记先生，我想问您，您是否真的打算这样做；如果要这样做，那么你们的导弹将部署在世界的那些地区？

安德罗波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哪怕是悄悄地告诉您也不行。但是如果谈到事情的实质，那么我要重申：不论对美国领土本身或欧洲，我们都可以找到报复美国行动的手段。核武器谈判不是玩扑克牌，即使输了还可以希望翻本。这种谈判确实关系到苏联、美国、华沙条约的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人民的生死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对准我们的法国和英国导弹以外在离我国国境不远的地方再部署500多枚核导弹，那我们不能对此置若罔闻。我们的报复措施从任何角度来看，甚至按照最高道德标准来看，也是合理的。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您刚才提到了法国导弹，这就不得不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苏联曾经同法国关系很好。可是结果，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社会党人政府却要求约50名苏联外交官及其它工作人员离开法国。您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安德罗波夫：对这件事我能讲什么呢？首先，我并不认为，对于这一反对苏联人士的粗暴挑衅行径不应该由法国社会党人，更不应该由共产党人来承担过错。我们十分清楚，这一行动的幕后有不希望法苏保持良好关系的势力。可能这种势力不仅在法国有，而且在法国国外之外也有。这一行动看来不象是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为。这一行动毫无合法根据。任何关于苏联人从事未经许可活动的说法都是造谣。

我想再指出一个事实。在提议离开法国的苏联人中，有的工作人员已有半年不在法国工作，而且已在苏联境内。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法国的工作时间甚至还不到两个星期。难道这不是一件荒唐事吗？

他们只是对我们说：苏联工作人员从事搜集情报。可是就我所知，任何国家、任何大使馆的外交业务和其它业务都应包括收集所在国情报，并把情报报告其本国政府。难道这是不许可的活动吗？这种活动在国际外交公约中是有所规定的。

法国当局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认为是企图蓄意恶化苏法关系。

法国的某些报刊上说，我方对法国驻莫斯科人员没有采取报复措施——这似乎证明，苏联间接地承认了它的“过错”。这是胡说八道。如果有人这样解释我们的行动，那么他证明了自己不了解苏联外交政策。对法国驻苏人员采取报复措施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但为了体现克制精神，我们遵循的是：我们珍视的和长期以来业已形成的法苏关系广泛利益以及维护欧洲缓和的利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将对涉及苏联驻外机构外交官和其它工作人员的随心所欲行为采取容忍的态度。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您是根据圣经教义行事的，如果有人要打你左脸一巴掌，你要把右脸伸出去。

安德罗波夫：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同圣经里的人物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指导我们行动的是清醒的政治判断，以及不允许苏法关系恶化的愿望，而且我们看待事务的眼光更加宽阔，不把它当作一件孤立的局部性冲突。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既然我们刚才谈到了圣经里的事，我想再说一点。里根总统在向宗教界人士发表演说时称苏联为“罪恶中心”。你们对这一说法作了自己的评价。我想问的是：一般说来，在这种气氛中是否可能进行合理的和成功的谈判？

安德罗波夫：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不倾向于玩弄辞令。假使里根，除了指责别人之外，能够接受哪怕一项我们所提出的裁军问题具体建议，或者他自己能够提出哪怕一项合理的适当建议，——那么我们可以饶恕他这一（说得轻一点）无中生有的说法。看来还是法国人讲得对，他们指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不管东方认为西方如何，也不管西方认为东方如何，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全部罪恶和全部过错只应归咎于一方。为此我要再提一个问题：苏联是否意识到，阿富汗问题在何等程度上破坏了国际气氛，还有，是否有消除这种情况的计划？

安德罗波夫：在回答您的问题的前一部分时我想说：苏联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所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计划已不是秘密。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公开阐明了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也谈过。我们认为，只要对阿富汗事务制止外来干涉并保证不再进行这种干涉，我们就撤军。我们的军队是根据当时执政的合法阿富汗政府的请求驻扎在该国内，——并且根据卡尔迈勒领导的合法政府的请求，我们的军队将继续留在那里。在那里我们不为自己寻求任何利益。我们响应了一个友好邻国的援助要求。当然，对于直接在我国南方边境所发生的事，我们决不会置若罔闻。华盛顿却认为他有权决定是，尼加拉瓜应当有什么样的政府，因为据说，这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可是尼加拉瓜距离美国一千多公里，而我国同阿富汗之间有漫长的共同边界。所以，在援助朋友时，我们同时考虑的是保证本国安全利益。

现在正在进行解决与阿富汗有关问题的谈判。诚然，谈判进程艰难，可以说巴基斯坦人有他们的大洋彼岸的朋友在扯后腿。但我们仍然认为，在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协助下进行的这一谈判有某种前景。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我想再回到中程导弹问题。如果美国人终将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部署中程导弹，那么你们是否会继续同美国谈判欧洲核武器问题？

安德罗波夫：苏联方面已经多次强调指出，如果事态朝这一方向发展，则将意

味着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局势急骤恶化。我们将不得不根据这一情况采取必要的决定。

鲁道尔夫·欧格斯坦：还有一个问题，它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许多人所关心的。大家知道，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债现在已经达到了极为危险的规模。为了避免危机的深化，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取什么办法？要知道，在欧洲我们大家是互相依存的。

安德罗波夫：既然刚才谈到的是有关主权国家的事，我只能说，寻求解决所发生问题的办法——这是每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至于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会怎么办，那么我只能奉劝一句：你们要做买卖，你们要发展经济关系，而不要采取“制裁”。